

人间

## 三大爷和那只“唱戏”画眉

李占武

家住运河畔，对门中医外科门诊的三大爷，除了长年累月行医施药外，还爱好养鸟与唱戏。

我们这里，夸奖某人嘴皮子灵巧能说会道时，总会说他“像画眉一样”。至于这种描述究竟是好话歹话，喻义如何，听话音儿便心知肚明。然而，说起来谁都知道，画眉鸟儿嘴皮子利索，叫得花里胡哨，让人觉得好听。其实不像八哥儿、鹦鹉那样会跟着人学说话。但三大爷喂养的两只画眉鸟嘴皮子叫唤起来那个花哨劲儿，甭提多范儿，简直比那些能说会道薄嘴皮子利索的人好上百倍，好听上千倍。至于说它会“唱戏”的话，只不过是人们看三大爷的面子上，对鸟儿一种另眼看待的夸赞与奉承而已。如果真要两只鸟儿的鸣叫声有时候会掺杂“戏”的味道，也不过分。也别说，在鸟的每口鸣叫声中，还真是或多或少地掺杂着河北梆子的旋

律，那沾了戏味儿的腔调，完全是长期受主人唱戏的重陶而感染的。

每当清晨，还是满天星斗、刚刚露出一丝麻麻亮的时辰，三大爷睁开两眼的第一件事，就是走到院内，掀开挂在枣树上鸟笼上的蓝罩布，然后再回到炕上迷糊一下打个盹，赶个“筋习觉”。

“饱吹饿喝筋习吼”。揭开罩布，笼子里的两只画眉早已耐不住寂寞，叽叽喳喳地亮开了嗓子。一会儿是浑厚洪亮的真嗓尖叫，一会儿是委婉音韵的假嗓吟鸣，偶尔还会来个一高一低的“男女声二重唱”，不时还会形成此起彼伏的混合调，共同演绎着“二声部”的“男女声二重唱”。

嘹亮悦耳的鸟鸣，穿透清晨寂静的时空，传向静谧而遥远的远方，在惊醒了屋内熟睡“回笼觉”的主人后，也唤起了梦境中四邻八

舍的乡亲们。然而，被画眉叫起的乡邻们，不但没有半点心烦和不高兴，更没有丝毫埋怨与怪罪鸟儿的意思，反倒是很惬意地摇了摇头，脸上流露出一丝愉悦的笑，嘴里赞不绝口地夸奖着两只鸟儿的灵巧“报晓”声。

三大爷那只又大又粗的竹编鸟笼子足有一米高，里面鸟台，半尺有余。每天清晨，被鸟儿叫醒后的三大爷，肩披外衣大挂、脚踏土布单鞋，慢慢悠悠地来到大鸟笼前，

边饶有兴趣地聆听着鸟儿的欢叫，边饶有兴致地欣赏着它们优美的姿态。幸许这两只鸟儿天生就有着一种既爱“显摆逞能”的本性，每当主人站到鸟笼前面，两只“人来疯”的鸟儿，突然一下子来了精神头儿。争先恐后地跃上高高的“鸟台”，机灵地舒展开翅膀，铆足了劲头尽情地抖动着，时而伸腰蹬腿，时而摇头晃脑，献过一阵殷勤之

后，又是连蹦带跳的“歌舞舞”表演，极力地展示自己的舞姿才艺与歌唱才能，讨主人开心。

三大爷每受到感染，便情不自禁地吹起带有河北梆子声腔快板音调的口哨。一时间，笼里笼外鸟儿的欢叫声与三大爷的口哨戏调曲交叉响起，浑然一体。鸟儿和主人相互感应、彼此激励，大有“叫借吹势、吹助叫威”的阵势，简直就是拉开了一场“独角”或“拉场”的“吹叫对台”大戏的帷幕。每当快节奏的鸟叫在某个偶然间与主人那自然流畅的吹奏出现了重声叠音时，鸟儿的鸣叫与三大爷的口哨，则立马就会合韵出一种快慢和谐节奏的混腔异调旋律来，合奏成一曲自吹自叫与各奏各调的特色乐章。

这时候的三大爷，吹着吹着很快就不由自主地把吹奏的梆子腔调，转换成带有戏韵的声调唱腔唱了起来。先是由行云流水的小嗓哼唱，后又荡气回肠地转换成高亢奔放的大嗓吼唱出来。伴随着鸟儿叽叽喳喳快声的鸣叫，三大爷立马把平和的“二六”板式变调转为活泼节奏的“快板”及“踩板”行腔，与鸟儿的欢快叫声，形成了急切紧凑的异腔异调声腔板体，形成了完美和谐的合唱组合。热闹的局面不

亚于一台唱到高潮的大戏。

热闹一通的三大爷在惬意中微微眯着双眼，很长一段时间都会陶醉在自我洋洋得意的境界里，在毫不经意间就会呈现一副摇头晃脑、喜笑颜开的神态，那自由自在的潇洒形象，活脱脱一尊活神仙。再看鸟儿，其得意忘形的样子与傲慢十足的劲头，丝毫不逊于主人那谦谦君子的绅士派头。折腾一大早晨后，兴奋之余的三大爷，每次都是雅兴犹存的满足感与好心情，目不转睛地面对着鸟笼子静静地沉思一番。在慢慢缓过来情绪之后，便自然而然地随口说出宠爱鸟儿的那句：“高台放喉喂，声亮响远鸣”的口头禅来。

待时间长了，来三大爷家串门的人们，影影绰绰地总会感觉到画眉鸟儿的鸣叫声里，或多或少的有了三大爷吹奏口哨的音符与梆子腔的旋律。然而因为三大爷平时总爱吹奏鸟儿鸣叫的声音，人们更是从他吹唱的梆子腔调中，感觉到流露着鸟儿鸣叫的韵味。虽说此话显着对三大爷有点不尊和不妥，但大伙都始终是真心敬重三大爷的，这么说无非是一种贴切形象的比喻话语，全当纯粹是要幽默的玩笑而已。

评论

## 散文家的胸怀

赵丰

读张春景先生的散文很惬意，他行云流水的文字，读万卷书后的沉思，洞穿世间万物的睿智，显示出一个胸怀大境界的散文家气质。

《一弯秋月卧运河》是先生最新出版的散文集，分为四卷，洋洋洒洒20余万字。卷一写运河，情深意切；卷二写风景，情思洞开；卷三写物象，物在心中；卷四写人物，驰骋纵横。

我尤其看好的是作者描写运河风水的20余篇美文，篇篇精湛，字字含情。对于故乡的怀恋，是一个人的天性，而对于一个作家，就为他写作的精神基地。那些篇章，无不浸透着作者的生命轨迹与人生积淀，进而演绎为生命的大气场。作者既是在状写运河的风物，又是在展示他对于风物赋予他的人生意义和审美感悟。像《丈量大运河》的开头：“拜谒那条古老的河，是因为这条河不仅被称作母亲河，而且跨越千年的曲水流淌，哺育着一代又一代运河儿女，将无数个黎明从沉睡中唤醒，演绎成了生命的春夏秋冬。”一条河，可以演绎成生命的春夏秋冬，这就足以引发读者的阅读兴趣。此篇的文字，极为简洁传神，可以称为字字珠玑。其想象无不具备着对于万物的审美张力。“世间的一根曲线能牵出绝世风景的，只能是河流。”“打捞一段旧的时光，收敛支离破碎的片羽，是可以叫醒一条河流的。”“从喧嚣到沉寂不仅仅是一条河的宿命，只有曲折的人生方能真正地透彻生命……灵魂深处的东西，总是安静的，是月光下铺就的一地幽兰，是一种过尽千帆的淡定，是生命中最真的本色，是岁月中最美的留白。”如此由物及人的感怀，是一个散文家必备的情怀与胸怀。张春景先生做到了，而且做得令读者茅塞洞开，精神为之上升。诸如此类的文字，在张春景先生的文集中随处可见。《一个村庄和一座城的命名》以这样的文字开头：“每一个村庄，都有自己的脉络，从历史的风尘里走来，定格成今天的模样。”古老的村庄，在作者的胸怀中，自是有着“脉络”，具备着生存的意义。当今，我们津津乐道的城镇化，其实是在伤害历史，伤害数千年来生活在村庄这个特定地域的乡民。每座村庄，都是历史的见证者，有着传奇和沧桑的哲学意味。正如作者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处所写到的：“徘徊在刁公楼村的遗址上，似与列位先贤对话。这个村庄的传奇虽被千年的烟尘所覆盖，当每每划开尘封，总会得到那些洪荒年代的痕迹，如同抚摸村头那棵老槐树，空洞的躯干昭示着虚怀抑或是久远之道，粗粝的表皮在提醒着我沧桑的厚度。”如是文字，如若没有对一座村庄的敬畏之感，是难以写出来的。

卷二里的文章，是作者游历的随笔，也可称为游记。作者游之所至，所形成的文字并非纯粹的景色描写，而是贯穿着思考的力量。刘懿说：“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作者的文字，已经修炼到了此种境界。而文字的诗性抒写，又令每处景物成为诗意的存在。但有些篇章，笔者稍有遗憾，就是篇幅有些单薄，仅仅适合于报纸副刊，如能形成5000字左右的篇幅，则可以见刊也。

说起篇幅，优秀的散文家可以借一处景观做大文章。这就需要放纵开思维，目接千里，游刃有余，彰显出大胸怀、大境界。埃菲尔铁塔，是法国巴黎塞纳河畔战神广场的一座塔，是巴黎地标的风景。然而它再雄伟，也只是一个个僵硬的建筑物，你可以登上去眺望远方，然而它本身却不会成为你思想的源泉。因为它的固定性与不可逃离而被人所忽略，它外观的宏伟与不可道说遮蔽了它自身所具有的真理性，阻挡了思考的脚步，但法国作家罗兰·巴特却为它写出了近万字的文字。作者由这座塔触发出心理感受和主体思考，带着思考者独特的眼光，运用了符号学、结构主义、人类学、神话学等理论对铁塔进行了生动的解读，将一个个人们不曾去考考的事物以丰富的内涵再次呈现在人们面前。那种纵横飞扬的审美思索，那种理性思考，以及非理性直觉断语和感悟建构，是真正进入哲学殿堂并意义大于文学的大随笔或大散文，堪称无与伦比的世界文学经典，值得所有散文家借鉴。其实，张春景先生的一些文章，如《张之洞的目光》《叫醒东方》等篇，就写得非常厚实。这仅是我的一点拙见，作为一个散文家，无论是笔力还是胸襟，张春景先生已经达到一个非常难得的高度了。

在场

## 等你开花

余显斌

半亩方塘，一池春水。荷，我在这儿，等你开花。

春天来了，第一缕春风已吹过；第一场丝雨已下过；第一粒鸟鸣落下，已化为一颗种子，长出青青的嫩芽。水边，柳色已青嫩；陌上，花儿已照眼。

荷，你在哪儿？等你开花。

一日，我走过池塘，走过这方圣洁的水。风吹过，净白的水面泛起一丝涟漪，细如清梦，如少年心中一闪即逝的羞涩，如洞箫里吹出的乐音。水里，有一线线鱼儿，如从齐白石大写意中游出，身上洒着墨点，瘦仅一线，与水融为一体，可那双大眼仍能看清，咕噜噜转着。它们一会儿游进几粒浮萍中，吐着小小的水泡；一会儿又游进几茎水草里，藏起了行迹。

如果，有几片玉盘般的荷叶多好啊。

如果，有几朵明珠般的荷花多好啊。

那样，池中就有了一片绿影，有了一片春风，有了一片生机，有了一片灵气，有了微型江南的意蕴，有了唐诗宋词的意境。

可是，没有，水面，仅仅泛出几点荷钱。

花，尚不见踪迹。

昨晚梦中，我分明看见池里有一片片硕大的绿叶，迎风摇曳，绿意盈盈。我分明看见一朵朵花骨朵，在风中羞涩着，在雨露的沁润下，静静地开了，开出一片馨香。可是，醒来，只是一梦。

池塘中，仍一片空明。

我曾用手指挖泥，以便池泥松软；我曾将指血滴在泥里，希望你将来开花，艳如朝霞；我曾将汗水洒下，希望能滋润得你亭亭玉立。

我用露珠日日润泽你。

我用虫鸣夜夜滋养你。

我已用尽心力，但愿你不要懈怠，如期开放。

你开花后，该多美啊。

那时，柳大概已如一片绿烟了；那时，蝉鸣如水，大概已流泻一地了；那时，窗外的芭蕉一定已绿意一片，可听雨声了；那时，青苔沿着假山，大概已润出大片的青绿了。此时，你出现了，整个季节刹那间会因你而更加生动，更加明媚。

你的每一根荷梗，一定都圆润秀挺，如秀美的腰肢。

你的每一片叶子，一定都浑圆碧绿，盛满生命的惊喜。

你的每一朵花儿，一定都纤尘不染，素面朝天，如唐宫女子，如《霓裳羽衣曲》里旋舞的白裙，如二十四桥那一片明月，如江南高楼上那张生动的笑脸。那时，我会挥挥衣袖，悄悄离开，躲进书房，品一口茶，写一篇清新洁白的文字，然后以手撑颌，想象着你的美丽，想象着每个路人经过时，都会驻足长叹：“多洁净的一池荷花啊，洁净一如少女人了。”

那时，我会轻轻地笑了。

可是现在不行，现在只有几片荷钱，还不见花的踪迹。

荷，等你花开，不见不散。



温故

## 遇见运河

唐红霞

心里住着一条河，一条大运河。我看见它披着晨曦织就的薄纱缓缓而来，它清凉、明澈；我看见轻盈的水鸟、丰美的水草在它宽阔的肩膀舒展身姿；我看见蔚蓝的天、洁白的云承载与它的背上走南闯北……

上世纪80年代初，日子清贫，一如运河水洗过。勤劳的母亲怎安于这种捉襟见肘的日子呢？在打理完20多亩地之余，在千言万语说服父亲后她做起了小生意。一些针头线脑、日用杂货被装进“大铁驴”的后筐里，拿去集市卖。至今无法想象，矮而偏胖的母亲是如何驾驭这辆装满货和货架的“大铁驴”的？她起早贪黑、顶风冒雨穿梭于大小集市，经常错过饭点，嚼几口凉干粮充饥。常常还要挤出下午时间往返几十公里去泊头批发市场进货。记忆中载着满车筐及大袋子小包袱货物的母亲，常常披星戴月赶回家，门口挤着眼巴眼望的我们姐弟几个。

我要帮母亲进货，是责任心和好奇心驱赶了一个孩子的疲惫和胆怯。在我十二三岁的那年，骑着父亲新买的红旗牌有车和铃铛的自行车，做娇地跟在母亲的“大铁驴”后边。满的汗汗风吹干又冒出来，这时已是筋疲力尽，只见树木在后退、田地也在后退，不知骑了多久，一条灵动的运河闯入我的视线。

正值炎夏，一股沁凉振奋起每一寸神经；一条碧波荡漾了满目的浑浊；一阵清风拂去周身的疲惫……看那宽阔的河床与碧波粼粼的河水浑然一体，它们从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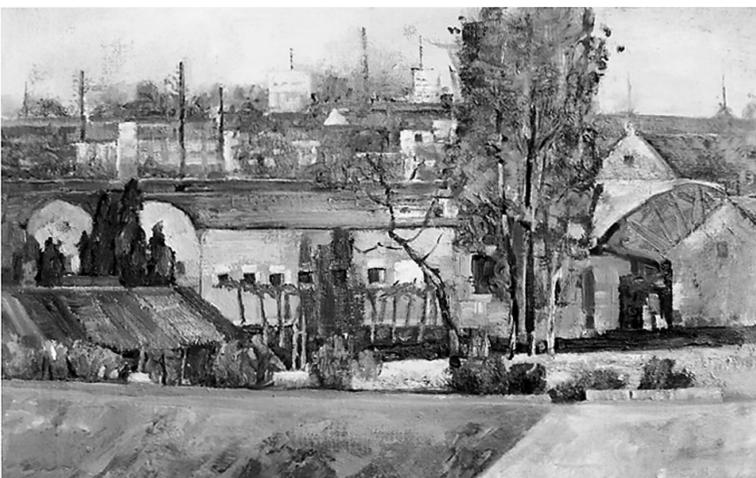
处伸展而来，又从脚下欢快地淌过。河岸的垂柳紧密地搭在一起，组成一道翠玉般的屏障。那丰盈的枝叶被阳光和水汽打磨出碎银般的光彩，成群的麻雀躲在枝叶间奏出千军万马般的华章。

运河清明、欢快、深远，运河成了周边的经济命脉。我久久驻足，不忍离去。那时起我便担任起进货的重任，省去了母亲好多时间和行程疲惫。我也从没有迷过路，从没有叫过苦，是运河给了我方向和力量吧！

上世纪90年代末，在泊头工作和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那时大运河泊头段是我回家的必经之路。彼时，运河已经没有了往日的灵动，甚至，它满目疮痍伤痕累累。裸露的河床在干涸与贫瘠的断层间残喘，几近干枯的河水在淤泥的包裹中哭泣，柳树们早已没有了往日的生机，雀儿们似乎也己匿迹。我便不忍心再多看它一眼，躲在飞快行驶着摩托车的头盔里，连同高高的烟筒、染黑的土地……让它们都隐蔽于我的视线之外。我知道我不应不能这样欺骗自己。可又能怎样呢？到底人民的生活是一天比一天富裕了。

一晃回到原籍也有二十几年光景了。去年五月单位组织去了一次刘八里生态园采摘活动，沿途再一次遇到了大运河。

我们驱车而行，高楼的身影渐行渐远，整洁的沥青小路在乡间穿行，村落之间林园环绕，透过半开的车窗风不经意间带来少有的清凉，远远的一条明晃晃的大河突兀地闯入视



▲运河人家（水粉画）孙炳芳 作

◀清凉（工笔画）刘树允 作

汉诗

## 桥

魏文宏

老桥

有波涛的时候，桨声就是运河的脚步  
暂且记住这个名字：老桥  
倏忽间，染霜的双鬓，便可牵出一段童话

小时候，河东才有城市的样子  
老桥下总是断不了来来往往的汽笛声，  
以及  
杂技的惊奇和激越的梆子腔幻化的梦呓  
那时候，还不知道逝水东流的箴言  
运河向北，老桥连着东西两岸

对了，老桥  
还有一个和新沧州一起诞生的名字  
一个闪光的名字：解放桥

新桥

大运河向北，从老桥到新桥  
每走一步，都有柳絮饱满飘逸的影子

扎小辫的头绳，是大哥二哥在新桥上  
捉鱼换来的  
我六岁，大哥十五岁，新桥与大哥同龄  
那时候的运河，一千多岁

那时候，叫醒运河的是水桶带来的晨曦  
送走晚霞的，是母亲浣洗的背影  
那时候，新桥以北  
还是芦花的家，冬天一到  
芦花和雪花一样，开满梦幻的童年

噢，对了，这座  
见证了且得益于新沧州发展的桥  
叫新华桥

吊桥

向北，再向北。这也是大运河的宿命  
吊起来，大运河在沧州就坠入了红尘

水依然向北。那些  
川流不息的船工号子，那些  
行走在桥上的鸭叫马嘶，却在渐行渐远  
岁月不易，儿时的梦，也这样渐行渐远

这条曾经叫北环的路，现在  
称为永济路，那座简陋而温馨的吊桥  
如今壮丽雄伟，叫永济桥  
垂钓的人在桥北。约阳光，约幸福  
约我儿时运河水奔流的样子